

主爱长阔高深

蒙恩后「喜好」焕然一新

得救以前，我喜欢读小说、看电影，从古典名著到现代佳作，从回合演义到言情武侠，爱不释手，因碍于严父管教，经常躲在棉被内借着微弱的光线偷阅，以致十岁左右就患了近视眼。至于电影，只要混进电影院，就连看两三场。但自从得救之后，兴趣突变，喜欢读经、祷告、聚会、传福音。记得那时候，除了在主日参加教会的聚会以外，周间晚上，还与我二哥并他的同事，三个人一起有小型的家庭聚会。每次聚完会，便热切地等待下一次的聚集。另外，除了向同学朋友们传福音之外，还经常与二哥组队出外传福音，穿上「福音背心」，二哥打大鼓，我打小鼓，用硬纸板卷成话筒，沿街行进敲打喊话，吸引了一些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，就在各处角落里传起福音来，带领了不少人相信主。记得，我在高中入学考试的前夕，还乘火车到半个钟头车程外的小镇传福音，回到家时已超过晚上十一点钟。此外，我还喜欢阅读属灵书报，并作笔记，前后写了不下万页的笔记，至今还保留了一些。读圣经时，也用小字写了很多灵感心得，写满了圣经的空白边幅，又插入很薄的圣经纸笔记，直到全本圣经的厚度约有三吋。

全家爱主、事奉主

我的三位兄姊，得救之后也都非常热心，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一面上班、一面服事主。我大哥二十多岁，即已在「台湾火柴公司」当上了课长，但他因主的呼召，毅然不顾我父母亲的反对，辞去课长职位，奉献自己在教会中全时间事奉主。我二哥则在「台湾铁路局」机务段任职工程师，我姊姊则当起小学教师，各自在教会中也都有一份事奉。至于我的么弟，不仅学业成绩优秀，高中毕业即保送台湾大学，不须经过大学入学考试。而他的爱主程度，也是当时青年信徒中的出名人物，深受教会中长辈的喜爱。后来我大哥被教会差遣，到日本开工传福音，吸引了不少大学生，不仅信主，并且也大多成了日本众教会的中坚分子。当时，日本的众圣徒背后称呼我大哥「黄旋风」，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，吹起一阵龙卷风，激动不少年轻人投身事奉。

在父亲身上经历了神迹奇事

我父亲在蒙恩之前，自幼即嗜酒如命，稍长另染上抽烟恶习，又加上得了严重的哮喘病，每当气喘发作时，我都要替他揉背，减轻痛苦。而他当时所服用的哮喘西药，据说对胰脏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。结果，就在我大哥献身事奉主之后，有一次病发紧急送医院，医生检查出是末期胰腺癌，

束手无策，告诉我母亲准备后事。我母亲却跑到教会会所，找当时的一位同工郭文德，请他一起祷告。我母亲蒙恩不到几年，竟在祷告中跟主讨价还价，告诉主说：「若不医治他，就要把大儿子召回来扶养家庭，直等到小儿子长大独立。」那时，我最小的弟弟还是小学生(大哥与么弟相差二十岁)。想不到我母亲这样幼稚的祷告，竟蒙主垂听。我母亲祷告完回到医院，竟然发现我父亲的病状，奇迹般的消失无踪，医生仔细检查后，放他出院回家。等到二十年后，我么弟留学美国，从柏克莱研究院得到硕士毕业，我父亲旧病复发，两个月后就过世。这样看来，我母亲的祷告照她所求的，等小儿子长大独立，便自动解除约束。

父亲安详地过世

当我父亲旧病复发时，我们全家兄弟(包括唯一的姊姊)都已先后移民美国，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家眷在新加坡工作。起初我的母亲和兄姊们不愿惊动我，等到看情形不会拖太久，才通知我，所以我赶到美国见了父亲次日，他就被主接去了。我到美国之后立即到医院去看望他老人家，他的神智还清醒，很喜欢的向我举手致意。次日清晨，兄长们请一位有医病恩赐的年长同工安得烈，来替我父亲接手祷告。就在我的兄长们送安老弟兄回去的途中，医院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和我两个人，我们坐在病床的两旁椅子上，各抓住父亲的一只手。看着他的肚子因积水肿得很大，每隔一两个钟头便要打吗啡针止痛。我轻声地跟我母亲说：「妈妈，您看主在二十年前已经听了您的祷告，现在再继续求医治，恐怕不是主的意思，只会延长他的痛苦。好不好请您祷告说，若是神的旨意要现在就接他去，我不再挣扎，完全交托给主。」我的母亲就照样祷告了一遍，刚结束她的祷告，只听见我父亲的喉咙里咯咯两声，我赶紧去找医生来看，发现已经断气了。父亲生病期间，母亲一直在医院里陪伴他。母亲告诉我，有一天，父亲叫她多拿一床棉被，因为他看见有两个穿白衣的人睡在他的两旁，但我母亲并没有看见那两人，是否真的有天使来接他，或者他老人家神智不清，则不得而知。

断然离开优厚的待遇开始新生活

父亲过世之后，我决定举家移民美国。那时我在新加坡一家工厂担任生产计划和品管经理。公司在七英哩 **Bukitima** 租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给我们一家五口住，每天上下班都有汽车和司机接送，待遇相当优厚。但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忍痛放弃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，举家迁来美国。1976年初，我们一下飞机，就在旧金山机场，获得了美国绿卡居留权。将近四十岁，在人、地陌生的国家，开始新生活，我的英语又不太灵光，其间的艰辛奋斗，若非主的看顾与安慰，实在难以忍受，这是后话。